赵巧儿送灯台



四川人民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民间故事集

赵巧儿送灯台

邵子南 整理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再 版 说 明

本书是原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集。

搜集整理这些故事的邵子南同志，是四川资阳县人。解放前，他曾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，1938年去延安，在解放区担任文化教育工作，不久入党。1946年他被派到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工作，后调部队团政治处，留任陕南县委书记。1949年西南解放，他随军回到重庆，曾任原西南文联副主席、重庆文联副主席，1955年病逝。

在长期革命活动中，邵子南同志在党的领导下，写过大量的小说、诗歌，还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，搜集整理过很多民间故事（特别是流行在四川的民间故事）。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故事和传说，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和斗争的需要，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，加以改写，使故事寓以新的内容。这些故事，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贪婪、愚蠢的丑恶嘴脸，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、智慧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。譬如根据“王汤圆打鬼”改写的《王抄手打鬼》，原来就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。故事中的阎王影射蒋介石，判官、无常等影射国民党反动派的党

政人员，土地老者影射国民党在地方上的大小鹰犬。故事对他们勒索人民的丑态，给予了锐利的嘲讽和有力的鞭挞，从而鼓励劳动人民象王抄手一样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，取得胜利。

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故事，更加激起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憎恨，更加感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新社会的无比幸福，从而更加激发我们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读到这些优秀的民间故事，这次我们再版重印了这个集子。



编　者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目　录





葫 芦 滩

以前有这么一个老头，年纪有六十多岁，姓名，可惜姓名没有传下来。谁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可是谁都说不出他的姓名。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故事比人的姓名更重要。这里，我们只记着有这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

他很有钱。他住的是一进又一进的大瓦房。房子周围，又是竹林，又是树林，包得谨谨慎慎的。他，儿孙满堂的，连曾孙都有了，人家都说他福气好。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的。他给自己修好了坟山，又给自己做好了棺材——这棺材，一年上一道漆，已经上了六七道了。他自己都认为“死了也值得”了。骂他的人还说他这个老家伙就是老不死嘞。但是，他还不想就这样死去——如果就这样死去，也就没有葫芦滩了。

他想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一辈子他还没有做过官。做官多威风，死了见阎王也威风。还有，尽管年年子佃客把租谷牵成线线往他家里头挑，但是，家财涨得还是有限，哪及做官的钱来得快啊！做了官，那是要把银子一挑一挑往家里头刨的呵！他要做官去。

还有，他想讨一个小老婆。

做官，讨小老婆，一齐都要。当然，讨小老婆容易些。他把一个佃客的十八岁的闺女弄来当了小老婆。通过了舅子的舅子，姐夫的姐夫，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，官儿也终于弄到手了——到四川来做一个什么官。究竟在哪州哪县做什么官，谁也说不出来了，因为那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只是到四川来做官。

两样事情都搞成，他多么高兴啊！他已经准备出发了，要带起小老婆做官去了。

忽然，他一想，觉得本来简单的事情并不简单。带起小老婆上路，这该是多大的费用呵！不说别的，坐轿要多一乘，骑马要多一匹，就坐船也要多给一个人的船钱。而且，年纪轻轻的女人，又长得那么漂亮，在路上抛头露面的，人看见她呢，她看见人呢？他都放心不下。老头子是一个又吝啬又嫉妬的家伙。越想他越觉得麻烦。不带她走，丢在家里吧，他又实实在在舍不得，而且，丢在家里他也不放心，他觉得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个都是贼眉贼眼的。这真正把他难住了。

附近山上有一个道人，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去找他商量。道人是有鬼办法的，传说中这么说：道人给了他一个葫芦，教给他一个咒语。给他说：只要他把葫芦塞子拿开，把咒语一念，向她吹一口气，她就钻到葫芦里去了；要她出来的时候，也只消把咒语一念，吹一口气，她就会出来。拿葫芦装起她走，就什么麻烦都解决了。他把葫芦拿在手上掂了掂，不放心了，问道人：

“人装到里头去该不要紧吧？”

道人说：

“不要紧。我这个葫芦是专装好人的。想必你太太一定是个好人。只是不要装恶人，恶人进了葫芦就永世不能翻身，我这个葫芦也就完了。”

得了这个葫芦，原先他认为并不简单的事情又变得非常简单了。他只带了一匹马和一个仆人上路。这个仆人，叫做李老幺，是他的放牛娃。行李么，马驮一些，李老幺背一些。腰带上别着他那个葫芦，葫芦里装着他那个小老婆。一路之上，好利索啊！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到了，到了清静的无闲杂人的房间里，从腰带上取下葫芦，一口气把她吹出来；吃了饭或者再打早上路了，一口气又把她吹进葫芦去，把葫芦往腰带上一别，就万事大吉了，放心得很，也不怕她落了，也不怕她走了，外人也见不着她。还有，这才是想不到的俭省嘞！不光是少车马上的费用，不光是过河少付一个人的船钱，住旅馆他都可以少付一个人的房钱，下雨他不必多买一顶斗篷，出太阳他也不必多费一把伞，喝茶、吃饭，他都可以少付一个人的茶饭钱。

但是，苦坏了这个装在葫芦里的十八岁的女人。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，非常天真活泼的，对生活有着自己辽阔的梦想的女人。给这么一个老不死当小老婆，她就是非常不乐意的了。进了老不死的门，她，就象乌云遮住了的太阳，满脸的光辉都阴暗了，脸上原先有的花一般的容颜也衰败了，



连头也抬不起来，眼里的满含希望的纯洁的光辉也收敛了。现在又是这个葫芦！把她吹进吹出的！一天到晚，连太阳都见不到。一天到晚，连一个人都见不到，除非吃饭睡觉的时候见着那个越来越让她讨厌的老不死。一天到晚，不能走动，坐也不是坐，立也不是立，只能够蜷成那么一团。一天到晚，哭死了也没有人理，笑死了也没有人理，急死了也没有人理，寂寞，孤独，死一样的静默。如果拿坐牢来比，坐牢是好得多了，牢房里还有别的犯人，牢门外还有看守，自己可以脚踏着地，可以坐，可以立，从窗子眼里可以射进来太阳光。坐牢，一个人也是生活在人们当中。这比坐牢还要坏。任何的挨打受气，都不能和这葫芦里的日子相比。挨打可以还手，挨骂可以还嘴，受气可以出气，可是，在这个葫芦里头呵，只有闷死人，闷死人，闷死人！还有，一口气把你吹出来，一口气把你吹进去，那简直把人不当人了，想起来都叫人恶心。

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不能忍受了，她要想法子摆脱这个讨厌的日子。动脑筋是什么地方也能的。用不到好久，她想出一些办法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老头子又把她吹了出来。她显得很愉快的样子，说：

“我才晓得这个葫芦有这么好。”

老头子问她：

“怎么好法？”

“才进去的那些日子还不晓得，一住惯了，我才晓得那里头那么好耍。”

“那你原先为什么不耍呢？到了那里头，不叫你上坡下田，又不叫你纺纱绩麻，屁大的事都没有，还不好耍！”

“才进去的那些日子，我有些怕，连眼睛都不敢闭，今天，我把眼睛一闭，再睁开，我看见了神仙——”

“神仙？”老头子吃惊了。

“尽是些女神仙，弹琴的弹琴，吹箫的吹箫，下棋的下棋，绣花的绣花，一见了我，都起身来接——”

“来接你呀！”老头子更吃惊了。

“还请我吃东西嘞！都是些稀奇东西，好吃得很，没有见过，我叫不出那些东西的名字，我又不好问，怕人家笑。”

“呵呀，有这些名堂！”

“用的杯盘碗盏都是金银的。”

“嗯！”听说金银，他呻唤了一声，好象有谁捣动了他的心肝一样。

“她们说，明天进去，他们还要给我吃席嘞，说是今天来得匆忙，来不及预备，只是便饭。”

老头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再好也是梦。”

“那才不是梦嘞，只是眼睛闭了那么一闭，有点象做梦的样儿。我还不是再把眼睛睁开才看见的！刚刚吃完东西，那

个当家的女神仙对我说：老太爷在请你啦，你快去吧，明天请早。她的话一完，你就把我吹出来啦。最后一道菜是甜菜。我嘴巴里现在还在甜嘞！你随便问哪个去吧，哪有睁起眼睛见神仙的，总要把眼睛闭那么一闭才行嘛！”

他不得不相信了。但他呻唤了一声，说：

“你都不向她要个金碗！”

这是她没有想到的，就顺口答应：

“我怎么好向人家要。”

“你都不替我带点好吃的出来！”

这更是她想不到的了，只得这样答复：

“她们一个一个伺候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往荷包里装呵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哪里吃席都时兴包杂拌儿。讲面子的人户，连荷叶都给你预备起。有些人户，还要专门给你包一包让你拿走嘞！你没看到我幺女出嫁那一回么？人家什么都包起走，最后上的一碗连锅子汤，人家也要先把肉片捞起来放到杂拌儿里才喝汤。一顿酒席，他们光是吃饭，连粉条他们都要包回家里去的。那一回，好象你也来过的吧？”

“我哪里来过。我大伯倒是来了的。他说你只给他们吃了一顿小菜饭。”

他争辩起来了。她不想把话扯远，就不和他争辩，又提到葫芦。

“这个葫芦，这么好，是哪里来的呀？”

“哪里来的，我们山背后那个道人送我的。——那回我

杀条打条猪，办了三十几桌……”

老头子尽管吝啬，但他是不愿意人家说他吝啬的，所以他又争辩起幺女的酒席来。

“那道人么，我都认得他，他偷我们家里的茄子，叫我嫂嫂还打过他一棒棒，后来他又来偷我们家的辣子。倒想不到他有这么一个宝贝葫芦。”

老头子不管她说什么，也不答复她什么，只是描写他嫁幺女时的酒席多么排场，描写的劲头那么大，简直连水也泼不进。她只得认识自己的错误——不该莽里莽撞地牵动了他这个无穷无尽的唠叨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，只好等明天再说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吹她出来吃饭的时候，她刚要开腔，他怕堂倌听见说话赶了来收他两个人的饭钱，眼睛一鼓，示意她不要开腔。她没有说成。

晚上，她再出来的时候，她刚要说到葫芦，老头子却先开腔了。

“快把杂拌儿拿出来吧！”

这是她意想不到的。她暗暗吃了一惊。但她顺口这么说：

“今天倒是吃的酒席，比昨天好得多，莫说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就是七八个人也吃不完。金子的斗碗，玉石的调羹。有一碗扣肉，还有一碗回锅肉……”因为她一边说，一边在想怎么答复他没有包杂拌儿回来，就这样胡扯起这些菜的名字

来。

“呵唷，什么酒席？上起回锅肉来了！”老头子的确觉得奇怪了。

“我也这么想嘞，”她一边答复着，一边编话。“那位当家的女神仙是看得透人的心思的，就说，怕我吃不惯她们的酒席，专门给我做了这么一碗回锅肉。”要编的话编出来了，于是答复他没有带杂拌儿出来的道理：“她也看出我要包杂拌儿的心思，就取笑我，说她们那里不象我们府上，是不时兴包杂拌儿的。还说了我好多笑话，说我舍不得你，我真不好意思，当着那么多的人。”

“唉呀，你这个人，脸皮也太薄了！脸皮薄的人总是要吃亏的。是我，手一抹，把脸皮往荷包里一揣，就说：不给他包一点回去，我怎么舍得一个人吃嘛！”

“她说，哪天有空，请你也进去耍一耍。叫我问一问你，哪天去，她们好预备。”

“呵，哪天有空，进去耍耍也好。”

“我给她说：不行，进来的法子只有他一个人晓得，他自己也不能把自己吹进来。”

“你不该这么说——我可以把咒语教给跟我们来的李老幺呵，约好了日子，我先把你吹进去，然后，他再把我吹进去，那不就行了吗。你这样说了，人家信以为实，不请我去了，我又怎么好去。”

“是倒是呵，人家说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不过，那也不要紧，只要我厚起脸皮去就行了。”

她打算了打算，说：

“不行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怕什么？怕她说闲话么？说的风吹过，吃的是实在货——”

“我不是怕这个。李老幺把我们吹进去了，就不把我们吹出来，拐带起行李跑了嘞？”

“是呵！”他在心里说：“想不到她这么机灵！我说比屋头那个老鸡婆强吧！”

“我看，你还是不要进去。”

想了一阵，他忽然问：

“斗碗是金子的？”

“是啊，斗碗是金子的，饭碗是银子的，调羹是玉石的，筷子是金包银——”

“斗碗大不大？”

“咦，大嘞，是那种老古式的，又大又厚，黄澄澄的。”

“唉呀！”他呻唤起来，说：“我一定要亲自去一趟。我把咒语教给你好了，你来把我吹进去。”

“使不得。”

“使得。”

“我才学不会那些。”

“就只有几句话，一教就会。”

现在是轮着他求她答应，强迫着她学咒语了。扯到半夜，

她才答应了，也勉强学会了咒语。第二天早起吹她进去的时候，还再三叮咛她，不要忘了给他约日子。

这天正午，到了重庆上头的白鹤嘴。白鹤嘴，当时很热闹，有一条大街。这天又逢赶场日子，街上人很多。他准备在这里吃了饭就过河。他一边叫李老幺去看船，一边就在一家饭馆的楼上坐下来，从腰间取出葫芦，把她吹出来吃饭。她刚出来，街上一片吵闹。推窗一看，原来李老幺撞了什么祸，和人打起来了。他赶快下楼去排解纠纷，人们却把他一起拉到街头上一间茶馆讲理去。楼上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她也正靠着窗口往街上望。

街上人挤人，有东来的，有西去的。在人丛中，她看见了一个青年。这青年也正仰着头望她。大约这是一见锺情吧。青年上楼来了。楼上没有别人，彼此打了个招呼，就谈起来。

正谈到难分难解的时候，老头子一个人跑回来了。李老幺撞坏了别人的家具，还不认账，经过吵闹，经过评理，大家叫老头子拿钱来赔。李老幺还在茶馆里，等赔清了，人家才放他嘞。老头子一上楼，看见他们这样亲热就冒了火，正要上前打闹，她拿起葫芦，一念咒语，一口气就把老头子吹进葫芦里。因为老头子是个恶人，他一进去，葫芦就开始变，开始大，而且往窗外飞。

葫芦向江心飞去，落水变成了一个大石头。它的样子还是象个葫芦。石头太大了，在江里造成了一个滩。



老头子关在那里头永世不能翻身了。

等了半天，人们还不见老头子来赔账，押着李老幺来找，人不见了，只找着了行李和马，李老幺从行李头拿出钱来赔了账，也不走了，就在这里安身下来。人们从李老幺嘴里知道了这全部故事，也就把江里新出现的滩叫葫芦滩。据李老幺说，这个石头的样子，和老头子腰上装小老婆的葫芦是一模一样的。

头一个说书人

原先没有说书人。头一个说书人是这样的：

据说，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，因为他一生下来眼睛就是瞎的，国王不喜欢他，说他不能继承王位，就把他丢到深山里去。

深山里老虎豹子很多。这些老虎豹子不仅不吃他，反转可怜他。它们把他带到窝里，喂他虎奶豹奶。狐狸替他缝衣服，孔雀替他做帽子，山羊替他做鞋。山神土地给他讲故事，百灵、画眉、黄莺给他唱歌。他长得很好，长得很聪明。他学山神土地讲故事，又学百灵、画眉、黄莺唱歌。他讲得很好，唱得很好听。

当他长到七岁的时候，天上落下一面玉石琵琶来。这是专门送给他的，就落在他怀里。树林里的一个女仙教他弹，很快他就学会了。他学会了女仙的手艺，又把百灵、画眉、黄莺的歌声加进去，再把山神土地讲的故事加进去，这样一来他弹的就再美也没有了。

他抱着琵琶，告别了他的这些老朋友，离开了虎窝，到有人的地方去。



他碰见了放羊的人、割草的人、打猎的人、放牛的人、放马的人、砍柴的人、种地的人，碰见了他们，他就一面弹琵琶，一面唱，给他们讲山神土地告诉他的故事。他们都喜欢他，给他吃他们吃的东西，给他喝他们喝的东西，让他给他们在一起。他和他们成了朋友，成了弟兄。和放羊的一起，他又碰见了割草的，和割草的一起，他又碰见了打猎的。……如此这般，一个连一个，他知道很多的人。他爱这很多的人。他不光是专爱那几个，他要爱这山上的所有的人。所以，他从这一伙走到那一伙，在他们当中，奔走不停。大家不光是听他的，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他听。放羊的给他讲放羊人的故事，打猎的给他讲打猎人的故事。砍柴的讲的是砍柴生活，种地的讲的是种地生活。他懂得了他们的快乐，也懂得了他们的痛苦。他把他们的故事编成了他自己的歌，到处去唱，到处去说。后来，在一个教书人那里，他知道了天文地理，又知道了三皇五帝。他也把这些编成了自己的歌，到处去唱，到处去说。他的歌越唱越好，他的故事越说越动人。

到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为了他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纠纷。

一个有着很大的牛群的财主，听见他的放牛娃说起了这么一个说书人，就要这个放牛娃把他领到家里来，他要亲自听一听，放牛娃把他领去了。财主一听，他果然唱得好，说得妙。一天又一天地舍不得放他走，要他唱，要他说。他也有那么多唱的，也有那么多说的，一连好几十天，唱也唱不完，说也说不尽。这个财主，有一个朋友，和他一样的有钱，

有着很大的马群。这个养马的财主来看养牛的财主来了。养牛的财主请养马的财主听说书。养马的财主也喜欢了这个说书人，就向这养牛的财主说，要把他领到他自己家里去。养牛的财主不同意，养马的财主生了气，就动手抢。养牛的财主打不赢养马的财主，养马的财主把他抢走了。

养牛的财主不甘心，跑到国王那里去告状，说养马的财主抢了他的说书人。养马的财主也不服气，也跑到国王那里去告状，说养牛的财主要抢他的说书人，打了架，养牛的财主把他都打伤了。国王把两边都叫去。他们就在国王面前争论了三天三夜。国王看见他们都是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找不出个是非，就叫说书人来问。

他抱着玉石琵琶到了国王面前。国王认不得玉石琵琶，就问他那是干什么用的。他说是拿来弹的，国王就叫他弹。他弹了一阵，国王听得入了迷，就叫他唱。他唱了又说，说了又唱。一段完了，国王叫他再唱。他唱了三天三夜，满朝文武和后宫妃嫔都围着听，人人都说：弹得好，唱得好，说得好，还要叫他弹唱下去。

国王看见这样弹唱下去是没有完的了，而且唱的和说的都和他要断的这件案子无关，就要他说他自己以及这个案件。他也不知道这个国王是谁，就按山神土地告诉他的说起他狠心的父亲和慈善的老虎豹子来。

国王以及后宫妃嫔，都晓得这就是那个丢了十二年的瞎眼太子了。他弹唱着，大家就哭泣着。他一直唱到两家抢夺



的经过，和他到这里来弹唱为止。他唱完，国王和国王的老婆就来认他们的儿子。大家痛哭一阵之后，国王就说，虽然他眼睛是瞎的，他比哪一个国王都更聪明，要他留在宫中，以后继承他的王位。国王还没有另外的儿子。他不愿意，他说，他一不愿在国王宫中，二不愿在财主家里，他要到普天下说他的书，到他那些朋友，那些弟兄当中去。

他又到处说书去了。

后来，他碰见了鲁班木匠，为了帮助他做墨斗，从他的玉石琵琶上取下一根絃来送给他，于是鲁班才有墨线。他还碰见了姜子牙，又取了一根絃送给他作钓线。据说，原来的琵琶要比现在说书人的琵琶多两根絃。据说，从此说书人和木匠和钓鱼人就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。后来，他还碰见了乞丐，见他要饭吃很困难，就把绑在自己腿上的板取下两块送给他，叫他拿去唱莲花落。据说，后来有些乞丐唱莲花落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据说，后来唱莲花落又独立出来成了一门说书艺术。据说，从那以后，说书人绑在腿上的板就少了两块了。

赵巧儿送灯台

一个人干什么去了，老是不回来，大家就习惯了这么说：

赵巧儿送灯台，

一去就永不来。

说是这么说，哪里晓得这话里头包含着教训呵！

赵巧儿是鲁班的徒弟。鲁班就是最巧的人了，赵巧儿自认为比他还要巧。

据说，有一回，鲁班用木头做了一条狗来代替真正的狗，模样儿完全和真正的狗一样，还会跑，会咬人，见了熟人还懂得摇头摆尾地讨好。它不仅是能够代替一条真正的狗，比起真正的狗来，它还要逗人喜欢些，它不吃东西不拉屎，也不洗了澡把脏水抖到人身上，进屋，不带跳蚤来，颈子上也不长狗蚊子。应该这样说，它只有狗的优点，没有狗的缺点。

赵巧儿也用木头做了一条狗。他这条狗，个儿比鲁班那条大，样子也比鲁班那条凶。它也是和真正的狗一模一样。他做这条狗的时候，是没有向他的师傅——鲁班请教的。他向来不愿意当面去求教师父。他愿意偷手艺，不愿意学手艺。



因为他不虚心，他讲面子，他不服输。学手艺是要谦虚，要把自己不懂的地方说出来的。偷手艺呢，就不然了，那只有显得自己聪明。他把狗做成了，他不虚心的结果也暴露了，——他的狗不会动。

怎样让他的狗能够动呢？怎样去学师父这个窍门呢？他还是不愿意当面求教。他找师娘去了。他甜言蜜语地向师娘讨好，向师娘献小殷勤。他要求师娘去问师父，还要求师娘替他瞒住，不要露出口风是他要她问的。师娘说，问是可以问的，只是，她不懂这些手艺上的事情，就是师父说了，她也不能再原原本本地说得出来。赵巧儿就要师娘把他关在柜子里，然后再把师父拉到柜子跟前来套他的话。师娘依了他的，他也就这样偷到了这个窍门。这只是他偷手艺的办法之一。把窍门找着了，他连夜动手改他的木头狗，做到天亮，他的狗也活起来了。

这条狗比鲁班那条要大得多，见了面就打架，三下两下，把鲁班那条狗按在地上，咬了个半死，又啣起来在地上摔。鲁班听见狗打架，跑来看，他的狗已经摔得稀烂，成了一堆木渣了。

描写赵巧儿耍小聪明的故事很多，这里不去一一说它。这里要说的是，尽管赵巧儿聪明，他不把他的聪明用到正路上。

鲁班不光是一个木匠，还是一个石匠。鲁班有一个古怪的墨斗，拉伸墨线一弹，石头就齐墨线裂开，整整齐齐，如

象切糕一般。鲁班还有一个赶石头的办法，把石头弹开了，手一挥，就象我们赶猪一般，让石头随他的意思走。就这样，鲁班到处为人们铺路，修桥，造房子。

有一回，鲁班看见一座石岩的石头质料很好，岩又大，有几十丈高，几十里长，就想把它雕刻成为一件艺术品。他对赵巧儿说，他要抽空，拿一个晚上，把它雕成一个千佛岩，上面要雕一千个小佛像，三十个大佛像。赵巧儿不相信，说这是办不到的。鲁班说，不光是他办得到，等赵巧儿精通技艺的时候也办得到。赵巧儿问鲁班，按他现在的技艺，他一晚上能雕多少？鲁班说，加点劲儿，可以雕两个大佛像。这么一说，赵巧儿觉得鲁班太看不起他的技艺了，他就向鲁班说，如果师父一晚上能雕个千佛岩，他可以和师父竞赛，他一晚上可以雕三个大佛像。

后来他们就竞赛了。那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。他们确定的是以鸡叫为限。

赵巧儿雕了半夜，只雕了一个，眼看自己要失败了，他不加紧自己的工作，倒跑去看鲁班进行得怎么样了，想从中捣乱，也造成鲁班的失败。一看呀，鲁班的技艺的确又快又好，一千个小佛像完全成功了，三十个大佛像也完成了一半！你看这赵巧儿打了个什么主意？他伸手一摸，把那一千个小佛像的脑袋全摸掉了，然后，他又爬在山上学鸡叫。鲁班以为真正鸡叫了，应该遵守竞赛的信用，歇手不做，睡觉去了。赵巧儿又急忙赶回去做自己的。因为跑来跑去耽误

了，下半夜，他也只能再雕半个大佛像。

鲁班醒了之后，好好地责备了他一顿。他如果真正受到教育也就好了。

当时，除了鲁班和赵巧儿，还没有别的石匠，鲁班也还没有收别的徒弟，所以他们忙得很。不管天晴下雨，他都带着赵巧儿在山上工作。从大块的岩石里，用墨线弹成一些石板或者石条石块，然后再把它们赶到需要的地方去，铺起来，砌起来，按他们的心意修建。一条百来里的石板路，或者一座城墙，要费他们一天一夜的工夫。一座石桥，最低限度也要花费一个整天——半天开石头，半天赶石头和砌石头。当然，从我们手工石匠看来，这是快得不得了啦，但是，从人们的需要来说，这还是太慢了。你想，要把所有的道路都铺上石板，要把所有的河流上都修上桥，要把所有的城墙修好，还有，例如每一家人都要有一座石头房子，那要多少石头，多少开石头、赶石头、铺石头、砌石头的时间呵！

一天，天气很热，鲁班和赵巧儿在一个高山顶上开石头，太阳把墨斗晒干了，他叫赵巧儿拿起墨斗到山下的河里头去灌水。赵巧儿走到半山，自个儿又埋怨起来了。他说他这个师父太蠢了，这么大热天也不晓得休息。你这个老牛筋不怕累，也不想想人家是年轻人。再做得多些，又有什么好处？修那么多石板路，那么多桥，怕就只有你和我才走它么！越想，他越觉得师父愚蠢。又想，这么高的山，一上一

下，怕很有好几里，单单去灌这么一墨斗水，也不想想这是多么累人呵。想来想去，他的巧主意又来了。他说，我何不如给他痾一泡尿进去呢，只要把墨线打得湿就行了。我还可以抽个空，找个荫凉地方睡他一个觉，就说我是拿河水灌的，他又哪里晓得。

可惜，他不晓得，这么一来，那墨斗的墨线从此就只能弹出一条黑线，再也弹不开石头了。等他睡了一个时辰，回去把墨斗交给鲁班，鲁班一试，看见糟了，只好叹了一口气，对他说：

"你以为你巧，这一下，你才笨得多嘞！从此以后，我们要用钻子和铁锤才把石头奈得何了！"

工作比以前要吃重得多，进展要慢得多了。过去，石头在他们手里象豆腐，现在，两支臂膀累得又酸又麻，双手磨成血泡，又磨成茧巴，浑身大汗出了一阵又一阵，还开不出一块象样的石板来。鲁班晓得现在只有经过这么艰苦的劳动才能开得出石头来，所以，再不言语，再不叹气，只埋着头打石头。他的心思只是用到怎么快些和怎么得力些上头去。他一面工作，一面还要教赵巧儿。赵巧儿现在完全吃到他的小聪明所给的苦头了。一天到晚，他都在唉声叹气，埋怨这样，埋怨那样，对于他自己的弄巧成拙，倒一字不提。

终于到了这么一天，他又要起他的小聪明来了。鲁班赶石头的办法，他是晓得的。他想，把这些该死的石头都一齐赶到东洋大海，再找不到一块石头打，师父也就不会再带起他

打石头了，打石头这门该死的活路也就完蛋了。他以为他这个办法最彻底，也最好办。晚上，等到鲁班睡了，他就爬起来赶石头。他只有一个人，不能把普天下的石头都一齐赶走，他只能赶他看得见的石头，所以，只能赶那么一股。他说，赶一股就算一股，多赶几趟也就行了。还有，今天晚上赶不完，明天晚上再赶，总有一天，要赶得干干净净。

鲁班正在睡觉，听见石头走路，爬起来看，一大股石头都叫他赶到夔府以下去了。这是一件大祸事，天下没有石头，这简直等于人身上没有骨头。这还了得！他连忙把石头停住。——据说，这就是现在夔府以下宜昌以上尽是石头山，然而有些地方却一块大点的石头都没有的原因。

赵巧儿就是这么样一个不成器的家伙，一辈子干的尽是些弄巧成拙的把戏，到后来，还因为要弄小聪明把自己的命都丢了。——这就要说到他送灯台进龙宫的故事了。

有一条很宽很深的河。人要过河，非坐船不可。龙王在这里勒索老百姓，你不给它烧香磕头，不给它冷猪头肉吃，他就兴风作浪，让你翻船。鲁班想在这里修一座大石桥。有了大石桥，龙王再有威风也使不出来，那风浪也不起作用了。他仔细看了地势，算计了算计，就带起赵巧儿到山上去打石头。

这是一座特别大的石桥，要用很多很多的石头。鲁班和赵巧儿一连在山上打了三个月，才把石头打好。

鲁班和赵巧儿把石头赶到河边来，要动手修了，鲁班又

才发现要修这座桥还有困难。这困难就是龙王捣乱：水冲激得太厉害，动荡得太厉害。野性的水会把下水的石头冲走。龙王非常不乐意人家在这儿修桥。

赵巧儿问鲁班怎么办，鲁班说，他有个灯台，只消把它点燃，拿到龙王的水晶宫里，龙王看见灯，就会规规矩矩，水就稳了，他就可以下石头修桥了。赵巧儿听说，觉得很好玩，要求鲁班派他去。鲁班答应派他去。

鲁班拿出了灯台来。这灯台，是木头砍的，很粗糙，模样很难看。鲁班拿出油罐倾了一灯盏油，再拿一根灯草穿在一个铜钱里，放进灯盏，用火点燃，又对赵巧儿说：

"我晓得你的脾气，爱要点小聪明。这一回倒不是好耍的呀！你拿起这个灯台往水里走，那水就会分开，只要灯不熄，那水就合不拢来。到了水晶宫，龙王见了灯台，它一定欢迎你，你给它说，我要修桥，叫他规矩点，它也会规矩听话。桥一修好，我会放鞭炮的，听见鞭炮响，你再拿起灯台回来。"

说一句，赵巧儿应一声。说完了，鲁班把灯吹熄，叫他好好休息一会，他自己还要去预备鞭炮，等他回来，他再走。

鲁班走了，赵巧儿再拿起灯台来看了看，就说，这灯台并不难做，他做起来准定比它还要好看些。他也不休息了，拿起斧头来砍灯台。他砍了一个灯台，比起鲁班这个灯台来，果然要漂亮得多。他不愿意让鲁班看见，又来东指点西

指点，于是顺手把它揣在怀里。

鲁班拿起鞭炮回来，看见地上的木渣，以为赵巧儿又是做了什么小玩具来，也没有问他——赵巧儿总是爱在休息的时候做些小玩具来玩的，如象木头砍的小鸟呀，石头雕的小狮子呀，玩一阵也随手丢了。——把灯点燃，对赵巧儿说：

“你就去吧，看见水稳了，我就晓得你到了水晶宫了，我就动手。”

接着他又把已经叮咛过的再叮咛一番。

赵巧儿答应了一声：

“是，我都记得了！”

他端着灯台往水边走。到了水边，据说，水让开了。灯光照多远，水就让多远。他一直向河底走去。他走远了，这边，灯光照不到了，水又合了拢来。他回头一看，水合拢来了，他也不怕，因为手里的灯明晃晃地燃着，他周围都没有水。他也不管水晶宫在哪里，只是朝低处走。走了一阵，他觉得已经到了很深的水底下了。尽管他周围没有水，他听见他头上以及他前后左右，水在忿怒地吼着，象要把他所在的这一个没有水的空间翻过来似的。他还是不怕，还是往低处走。走来走来，据说，他真的到了水晶宫了。

龙王果然来迎接他，把他恭恭敬敬地迎进水晶宫里。他照鲁班说的，对龙王说：

“鲁班师父要修桥，叫你规矩点。”

龙王“唔”“唔”地答应了。那在他头上，在他前后左



右吼着的水声突然停止了。龙王眼睁睁地看着他手里的灯台，非常恭敬地请他朝上坐了，又用非常恭敬的口吻向他说起鲁班师父。接着龙王的话，他用夸张的语句谈起鲁班师父，用更夸张的语句谈到他自己。据说，他吹牛吹得这样漂亮，龙王完全被他哄住了。

他看见龙王怕灯台，便拿出了自己的灯台，想把它点起来，让龙王更加害怕他一些。他这个从来不认真学只是在一边偷手艺的家伙，以为他这个灯台是一定比鲁班那个还要好的，顺手就把鲁班灯台里的油倒进他自己做的这个灯台里来，把灯草和镇住它的铜钱也移了过来。油，马上干了——他这个灯台是漏油的。突然，灯熄了。

龙王把他摔出了水晶宫。

水又照样地吼起来，冲激起来，动荡起来。鲁班晓得赵巧儿又坏了他的事了。



两颗西瓜子

据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有这么两弟兄：哥哥自己占了大瓦房和最好的田土，只分给了弟弟最坏的一点点田土和两间茅草房。

春天，燕子来了。一对燕子飞来飞去地找地方搭窝。燕子先飞到哥哥的大瓦房，哥哥把门关上，对燕子说：

“不要在我这里搭窝，要搭，找我弟弟的茅草房搭去，在我这里搭窝，我会给你拆了。”

燕子飞到弟弟的茅草房，弟弟把门打开，对燕子说：

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搭窝，你们就搭吧。”

燕子在弟弟的茅草房的屋檐下搭了一个窝。一对燕子在茅草房的屋檐下飞来飞去。不久，在这个燕子窝里就有了一群小燕子。小燕子的毛衣长齐全了，该出窝了，两个大燕子就带着他们学飞。有一个顶小的燕子，比它的哥哥和姐姐们都勇敢，争着学飞，只飞了几尺远，“普塔”一声，落到了地上。它的腿摔断了，飞不起来了。大燕子没有办法了，飞来飞去地啼哭。小燕子的哥哥和姐姐们也没有办法，挤在一起，为它们摔在地上起不来的弟弟啼哭。小燕子在地上呻

唤，挣扎。

弟弟听见燕子们叫得很特别，猜想它们出了什么事，跑来看。他把小燕子捧到手里，反反复复地看了，说：

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治好。”

他用根小棍绑在它断了的那只腿上，替它把骨头合拢，就象一个外科医生给人上夹板一样，然后，他又拿出一个木匣匣来，里头给垫了草，把小燕子放了进去。

他对大燕子说：

“现在就把它放回你们窝里，对它的伤没有好处。你们放心吧，它哪天好，我哪天放它出来。”

过了不久，小燕子的伤养好了。弟弟果然让小燕子飞到它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们那儿去了。

春天又来了，这只摔断过腿的小燕子已经长成大燕子了，它含着一颗西瓜子，飞到弟弟面前，把西瓜子放下又飞了。弟弟认得它，就把这颗西瓜子种在自己的阶沿下。

西瓜子发了芽，长出了一根很长的藤子，藤子上开了一朵花，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美丽的西瓜。

西瓜熟了，弟弟把它摘下来，一刀砍开，里头没有瓜瓤，是一瓜的瓜子金。

哥哥看见弟弟有金子了，跑来问他从哪里得来的。弟弟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了他。他说，这不难，他也照样能得着金子。

当春天再来的时候，他把门打开，眼巴巴地等燕子来。



燕子来了，他对燕子说：

“请进去搭窝吧，我这里是大瓦房，比我弟弟的茅草房要舒服得多。”

燕子在他那大瓦房的屋梁上搭了一个窝。一对燕子在大瓦房的屋梁上飞来飞去。不久，在那个窝里就有了一群小燕子。他天天守着，等他们出窝。削好了小棍，准备好了木匣匣。小燕子的毛衣长齐全了，该出窝了，大燕子也带着他们学飞。大燕子耐心地教，小燕子耐心地学，一个一个都会飞了，一个一个都不往下落。哥哥看见没有一个落下来的，就拿起扫帚扑它们。扑落了一个——这一个，也恰恰摔断了腿，在地上呻唤，挣扎，要飞，飞不起来。大燕子没有办法了，飞来飞去地啼哭。小燕子的兄弟姐妹们也没有办法，挤在一起，为它们遭逢不幸的兄弟啼哭。

他把小燕子捡起来，捧在手里，对小燕子说：

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治好。”

他把那根早就准备好了的小棍取出来，绑在它断了的那只腿上，替它把骨头合拢，也象一个外科医生给人上夹板一样，然后，他又拿那个早就准备好了的非常精致的描金木匣匣来，里面早就垫上了棉花，把小燕子放了进去。

他也照样对大燕子说：

“现在就把它放回你们窝里，对它的伤没有好处。你们放心吧，它哪天好，我哪天放它出来。”

过了不久，小燕子的伤好了。他把小燕子从木匣匣里取

出来，他对它说：

“你要记着呵，我住的是大瓦房，我弟弟住的是茅草房，不要认错了呵！”

他让小燕子飞到它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那儿去了。

他认为自己的一切手续都是做得非常周到的。

春天又来了，这只摔断过腿的小燕子已经长成大燕子了，它也含着一颗西瓜子，飞到他面前，把西瓜子放下又飞了。他非常高兴，说：

“这才是知恩不忘报嘛！”

他也把西瓜子种在自己的阶沿下。

西瓜子发芽了，长出了一根很长的藤子，藤子上开了一朵花，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美丽的西瓜。

他非常高兴，天天守着它，等它成熟。

瓜熟了，长得又大又重。一家人都来抬西瓜。把西瓜抬到堂屋里大方桌上了，他一刀砍去。瓜里没有瓜瓤，也没有金子，只有一个白胡子老汉。

白胡子老汉说：

“你既然抱着一副坏心肠来做‘好事’，骗人家报恩，人家是应该忘掉你的‘恩’，光报你的仇的。”

说完，白胡子老汉不见了，一朵火飞到屋梁上，大瓦房燃起来了。



臭 牡 丹

据说，以前有两姊妹，是一胎生的，长得一模一样，——如果她们把衣服交换穿了，外人或者就是一个见面不久的人吧，就会分不出谁是姊姊，谁是妹妹。她们都长得很美丽，站在一起，就象两朵花。她们都很灵巧，挑花绣朵，绩麻纺纱，织布裁衣，烧茶煮饭，没有一样能考得着她们。

故事是发生在两姊妹出嫁以后。

姊姊嫁到了有钱人家，女婿是个遊手好闲的子弟。妹妹嫁到了做庄稼的人家，女婿是个勤快的青年。

本来就装腔作势的姊姊，这下子认为自己是世上的贵人，是生来享福的，是比别人要高一等的人。至于妹妹呢，这个原先和她一胎生，一起长大，又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，因为嫁的人家不象她嫁的那家那么有钱，既然穷一些，那，在她看来，就要下贱得多了。本来她就是嫌贫爱富，爱在穷人面前摆架子的，见了妹妹，她认为特别要显出她们的区别来，那架子也就摆得更大了。和妹妹说话，她都要微微把头昂起，眼睛望着天，故意装起好象不屑于和她说话的样子。既然要摆架子，也就不能谈知心话；既然不谈知心话，也就

没有那么多闲话给她认为的这个没出息的货好啰嗦的了，一定要说几句，那也一定要伤着点这个没出息的货的脸皮和心才好点。如果妹妹忘记了身份和她说话了，就象出嫁以前那样和她说话的话，她就要大发脾气，教训她不晓得礼节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是绝对不容许妹妹和她同桌的。

但是，事情变化的结果，却给这个姊姊开了一个大玩笑。突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姊姊的那个有钱人家一下子倾家荡产了，她的那个女婿也一下子病死了。她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乞丐，住到一个冷庙子里去了。她气坏了，坐在冷庙子里骂了那个不长眼睛的老天爷，又骂那些和她倾家荡产有关的一切。原先她还只是看不起她妹妹，讨厌她妹妹的，这时候，她倒恨起她妹妹来了。恨她还是那样照常地过日子，没有马上倾家荡产。她认为她都这样了，她妹妹还应该比她更惨一些才公道。至于去求妹妹的帮助么，她觉得，她放不下那个架子。

她妹妹听见她遭到了这样的变故，可怜她，为她惋惜，为她痛苦，认为不帮助她是自己当妹妹的人的不对。姊姊过去对待她的一切，她全把它忘了似地原谅了她。于是她犯了一个她再也失悔不转来的错误，她看她姊姊去了。就在冷庙子里，她找到了她。

姊姊假装认不得妹妹，故意把脑袋车转过去不看她。妹妹喊她了，把她抱在怀里哭啼，安慰她，而且告诉她说，要把她接到她家里去。她详详细细地说她女婿和她怎样好，怎

样一个心眼，怎样和她一样同情这个姊姊。

姊姊完全相信妹妹的话是真的。妹妹是个老实人，从来都不扯谎的那股劲儿，感情又那么真诚，她不能不信。她懊悔了，——早晓得这样子，她还不如嫁给妹妹那一家嘞，叫妹妹嫁给他这一家来倒她这个霉好了。妹妹的话都没有说完，她已经打了一个极坏极毒的主意。等妹妹的话一说完，她倒在妹妹的怀里痛哭，说她怎样没有脸见她，以前她多么愚蠢，认不得她是一个大贤大德的人。妹妹也更加感动了。两姊妹哭一阵，说一阵，又哭一阵。当到妹妹催她起身跟她走的时候，她就说，她要去收拾一下她的东西，叫妹妹等她，你听她说得多好听呵！

“我是经过患难的人了，再破烂再不值钱，究竟有用的总比无用的好呵！到了你家，你的家还不是就成了我的家了，多化费一个钱，你不心疼，我也心疼嘞！”

妹妹要帮她去拿，她说，她一个人就拿得了。她到后面一间空房子里去了，说是她的东西放在那里。

进了空房子，“砰”地一声石头响，她在里头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妹妹以为她出了什么事了，赶忙跑去看。妹妹一进门，冷不防，一块石头向她头上打来，她倒在地上了。姊姊赶快摘她头上的首饰，脱她身上的衣服。把该摘的摘完，该脱的脱光，然后把她拖到庙后头，推到古井里。

她把妹妹戴的戴起来，把妹妹穿的穿起来，大大方方地出了冷庙子，到她妹妹家里去。



这样，她把妹妹害死，要全部占有她妹妹的一切。

妹妹家的人果然把她当成了她妹妹。

问她：

“怎么没有把你姊姊带回来？”

她这样答复他们：

“到处找都找不到，不晓得她跑到哪里去死去了。”

她妹夫也以为她就是他妻子，也对她说：

“你该多打听打听，找到她才好。”

她这样答复他：

“她长着两只脚，哪个晓得她会朝哪里走；找不到，也就只有心到神知了。”

大家都疑惑：怎么她的心变硬了？要是原先么，没有找着她受苦受难的姊姊，她该头都抬不起来，说话都没有气力，一说，眼泪花就滚出来了。走的时候，她那么哭了又说，说了又哭，为她受苦受难的姊姊焦心嘞！

她也看出大家的疑心了，就说：

“哪个晓得她那么无情无义嘞！她自己倒了霉，还在咒人家！她跟人家说，她唯愿我们也跟她一样才好，在咒我们雷打火烧，一家死绝嘞！所以，我说，我这条好心算是冤枉的嘴。她都无情，我还讲什么义，算囉，算囉！”

扯谎扯得圆，把他们都哄过去了。只是她妹夫倒越来越觉得奇怪。

尽管她两姊妹外表上怎么相象，实质上无论如何都不是

一个人。姊姊的性格和妹妹的就完全不同。姊姊狡猾，妹妹忠实。姊姊冷酷，妹妹热情。姊姊凶恶，妹妹善良。姊姊粗暴，妹妹温柔。她们说话的语气不同，她们动作的姿势不同，笑的样子是两样，哭的样子也是两样。在最熟悉最亲近的人面前，性格上的特征比面貌上的特征还更重要。随便她怎么解释，他总觉得不对头。如果他过去的妻子是仙女，那么现在这个却是魔鬼。尽管她怎么讨他好，向他献殷勤，他总觉得感情上融洽不过来。她说的好话已经难听了，她还说一些他妻子从来不说的恶言恶语。家庭间，人的关系也突然变坏了，谁都觉得不象过去，难以和她相处了。她又不象他原先那个妻子那样肯做下力的事。大家叫她下力，她总是推，不是说不舒服，就是说身子不好；推不过去了，也显得那么勉强。他也把自己的疑惑向她说过，说头一回，她还东支西吾地答复他；说第二回，她就显得不乐意；说第三回，她就又吵又闹的了。从此，他只好闷在心头。

他以为他原来的妻子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个不相干的人。他和他原先的妻子的感情那么好，生活那么甜蜜，现在一去不复返了。他现在只有怀恋过去的日子了。

不久，一只鸟飞来了。这只鸟，说它象杜鹃不象杜鹃，说它象画眉不象画眉。这只鸟，就是那个被推在古井里头的妹妹变的。传说中这样说。它悲悲切切地叫着：

“姊姊心狠，姊姊心狠。”

飞来了，它就不飞走，不在屋前，就在屋后，飞着，叫

着。

这个声音，他听得懂。他对它说：

“你说清楚点呀！”

它又悲悲切切地叫：

“我死得苦，我死得苦。”

眼泪从他眼里流出来，他倒在床上病倒了。请来了医生，吃什么药也不见效。她也着忙，来服侍他。他见不得她了。看见了她，他就心痛。闷在心里的悲痛，太深沉了，又不能宣泄。要说眼前的这个妻子不是自己的妻子，要说自己的妻子遭到了什么意外吧，谁能相信他？他妻子不是原封原样地在他面前么？他试着向他妈说，他妈说他疯了；试着向爸爸说，爸爸说他胡思乱想。他的病越来越深沉了。他天天叫人把他扶到阶沿上来，听那只鸟的悲悲切切的叫声。

姊姊恨死了这只鸟，对它说：

“该遭瘟的，快走不走，我收拾你！”

它就这么叫着：

“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！”

还是不走。她趁他躺在床上发昏的时候，拿起弓箭，躲在它看不见的地方，比得端端地，向它一箭射去。正射着了它，它落下地来了。她这么想：如果它真是妹妹变的，我把它做成菜哄他吃了，他们的情义就断绝了。你死缠他吧，他连你的肉都要吃的。

她把它剁成了肉酱，做了一碗汤给他端去。嗅着了它的

味道，他就心痛，说什么也不肯吃。

她气了，把它拿到屋后头，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，把它倒了进去，还咒骂着：

“贱胚子，你死了吗就算了嘛，还来闹得人家不安生。我给他当妻子总比你强呀！一家人都哄过去了，连他都没有什么说的了，你还要来！”

撮上土，死死地把坑填上。

过了一夜，在这个坑上，长起了一根竹子。这根竹子，很秀气，悽悽惨惨地垂着枝叶。风一吹，竹叶里悲悲切切地响出这么一个声音：

“姊姊心狠，姊姊心狠！”

隔着一堵墙，他听见了这个声音。他叫人把他扶到竹子跟前去，对竹子说：

“你说清楚点！”

风一吹，竹叶里又响出悲悲切切的声音：

“我死得苦，我死得苦！”

她在一边听见了这个声音，恨死了它，就说：

“这根竹子长在这里很讨厌，该砍了它。”

风一吹，竹叶里又这么响：

“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！”

听见了这个声音，又看见她这么说，他昏过去了。她恨得咬牙切齿，恨它死死地阻碍她继续占有她妹妹的一切。等人把他扶进去了，她拿了一把柴刀，跑去狠狠地砍倒了它。



竹叶上滴下了眼泪，竹根里冒出了鲜血。

她把竹子抱到厨房里，塞进灶里烧了。她等它完全变成了灰，再把灰撮出来，倒到菜园子里去。

过了一夜，从灰里长出一株小树来。这株小树，垂着碧绿的叶子，十分好看。

他叫人扶他到菜园子里去。看着这株小树，他哭了。风一吹，在它的枝叶间又发出这么个声音来：

“姊姊心狠，姊姊心狠！”

他对它说：

“我都懂得了！”

叹一口气，他死了。

在那株小树上，开出了一朵红花。这朵花就是他变的。他们合成一个生命了。花红得好看，叶绿得好看，人们叫它牡丹花。

这个害死了妹妹，想占有妹妹的一切幸福的姊姊，也马上死了。她倒下去，变成了一株草花，花也红，但是臭得很，人们叫它臭牡丹。

没有一个喜欢臭牡丹的，见了它，就锄掉它。

王抄手打鬼

王抄手的抄手很有名。他担起抄手担担大街小巷转。大家都认得他，都爱吃他的抄手。

一天夜里，已经打三更的时候了，他还在街上卖抄手。一卖就卖到城隍庙跟前。据说，城隍庙的鬼多。无常鬼，这个喜欢抽鸦片烟的家伙，不知道梭到哪家烟馆里去过了烟瘾来，回他们城隍庙去，恰好就碰见王抄手在那儿卖抄手。十个鸦片烟鬼，九个都是馋的。一见了抄手担担，他就馋得心慌。他也没有摸摸口袋里有没有钱，就走拢去，叫给他煮一碗来。王抄手也没有仔细看他，就给他煮了一碗。他端起就吃，吃完了才想到自己原来是一个钱也没有的。他会扯谎，就向王抄手说：

“你等一下，我就给你拿钱来。”

王抄手和人们很熟。他相信人。他从不愿碍难人。他点了点头。无常鬼对直进城隍庙去了。王抄手看见他进城隍庙去了，也不怀疑，以为是庙里的和尚。鬼和和尚住在一起，所以很容易搞混，不知哪是和尚哪是鬼。王抄手等他出来给钱。



无常鬼去找胖官借钱。胖官问他拿钱做啥子，他就老打老实说吃了王抄手的抄手没钱给。胖官最近打麻将输了钱，也正手紧，没钱借给他，倒想吃抄手。就说：

“你找眼睛菩萨借去吧。要借就多借点。我现在就出去吃。借着了，拿出来一起给吧。”

胖官就摇摇摆摆地出庙来了。

“煮碗抄手来！多放点酸辣。”

王抄手刚把抄手丢下锅。他又说：

“多放几根豌豆尖。”

王抄手照他的话办了。他也慢条斯理地吃了，看见无常鬼还没有拿钱出来，就说：

“刚才我们有个伙计也吃了你一碗没有给钱。他拿钱去了。等会一起给你。”

但是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等来等去，眼睛菩萨倒揉着眼睛出来了。原来，眼睛菩萨也没有现钱。他的钱都拿去买眼药去了。他的眼睛总没有一天好过。他叫无常鬼找尖屁股鬼借钱去了。他叫胖官：

“你给我挡着亮。我这个眼睛又恼火了。他拿钱去了。给我也煮一碗来。不要放辣椒呀！吃了辣椒上火。”

王抄手煮给他吃了。无常鬼还是没有来。于是胖官就说：

“怎么搞的，还不来！我这个伙计的眼睛见不得亮，我先引他进去。你再等一会。”

王抄手是最豁达的。不要说三碗抄手，就是十碗八碗，管你面生面熟，他也肯赊。

尖屁股鬼也没有钱借给无常鬼的。他比哪个都好吃，所有的钱都拿去修五脏庙了。无常鬼一说起抄手，又引动了他的馋火。无常鬼一转背，他也蹓出去吃抄手去了。

无常鬼、胖官、眼睛菩萨都聚到一起了，商量到哪里搞钱来付抄手帐。商量过来，商量过去，什么法子也没有。如果不是半夜三更，他们是不愁没有办法的，——怪得人家肚皮痛呀，让人家丢了东西呀，这些手段总会使得人家来烧钱化纸。但是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终于把城隍菩萨也惊动了。

城隍菩萨把他们叫来问，听说是吃了王抄手的抄手找不着钱给他，他也想吃抄手了。就说：

“你们哪个去给我端一碗进来。看了半夜公文，我肚里有些饿了。”

恰好尖屁股鬼吃了抄手进来，大家就叫他去端。尖屁股鬼嘴上麻利，不要说赊两回三回，就是赊百回，他也有的是办法。恰好又碰见王抄手这个大方人。尖屁股鬼马上就给城隍菩萨端来了。

城隍菩萨吃了，把碗一放，说：

“你们想办法去吧，我要看公文了！”

谁也拿不出钱来。大家想来想去，就说：

“世上只有人怕鬼的，哪里见过鬼怕人？”

于是大家露出鬼脸，刮起一股阴风，向王抄手扑去。王抄手一见，担起担担就走。他们还不肯就放，一直追下去。王抄手跑得急了，没顾着脚下，一跤摔了下去，抄手担担翻倒在地上了，汤锅打破了，碗盏打破了，担担的架子也粉碎了。可怜他，连收拾都来不及仔细收拾，——这些鬼还是紧追着他。

王抄手到家，算是得到了安全。他把前前后后的经过，想了一想，才发觉吃抄手的这几个家伙，不光是在庙前庙后没有见过，就是全城他也没有见过，倒有点象庙里塑的那些站在城隍菩萨两边的。这样，他才晓得他上当了。——人家白吃了他的，末了还要流氓手段。

他也不是一个傻瓜，他知道他该怎么收拾这些流氓。

第二天，他拣出另外一套家具，不声不响地照样卖他的抄手。到了半下午，不卖抄手了，动手收拾昨晚上摔坏的这一堆破烂，拿绳子把担担架子捆好，把烂锅烂碗补起来。然后，他又拿大粪做馅子包了五碗抄手。看见天色还早，他又挑起新家具出去卖了一阵。挨到三更，他把那套烂家具和准备好的五碗抄手一直担到城隍庙跟前，昨天晚上撞鬼的地方，长声吆吆地喊着：

“抄手！抄手！”

首先听见的是尖屁股鬼。想到昨天晚上吃的抄手，他又馋得喉咙里都伸出爪爪来了。他喊无常鬼：

“无二哥，王抄手又来啰，走吧，吃抄手去！”

“没有钱嘞！”

“怕啥子，只要我们把脸一变，他还敢问我要钱？”

无常鬼才过了瘾不久，嘴里嫌苦，正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。他一想，尖屁股鬼的话有道理，就和他一块儿去了。

一到，尖屁股鬼就喊：

“两碗抄手，多加酸辣！”

王抄手一看，正是昨天晚上的家伙来了，就高高兴兴地给他们煮了两碗抄手。

他们两个，一个一碗，端起来就吃。尖屁股鬼是个害了馋痨的人，也不管什么味道了，就一股劲往下吞。无常鬼却觉得味道很不正派，就说：

“咦，这是啥子味道啊？”

尖屁股鬼边吃边说：

“啥子味道！趁热好吃啊！”

“臭！”

“唔，是有些臭！”尖屁股鬼搭搭嘴唇也说。

“今天挑粪挑的走这里过，”王抄手这样说，“洒了一点在地下。”

说着，尖屁股鬼早都吃完了，眼睁睁地看着无常鬼一边说臭一边尽管吃。无常鬼吃完最后一口，刚要说什么，哇的一声，翻肠倒肚地吐起来。一股臭气从自己喉咙管里冲上来，尖屁股鬼也觉得不妙了，突然发恶心了，支持不住，也翻肠倒肚地吐起来。

“我看你们都伤风了，快回去躺躺，躺一会儿就会好的！”王抄手笑嘻嘻地说。

他们也没了主意，只好互相搀扶着，往庙里走。顶头他们碰见了胖官和眼睛菩萨，知道他们也是出去吃抄手的，也无精神管理他们，一直往大殿上走。走到大殿，就倒在他们各人的位子上呻唤。呻唤了一阵，他们又吐。

城隍菩萨被他们惊动了，问：

“怎么你两个都病了！”又说：“怎么搞的？哪个半夜洗厕所？臭到这里来了！”

尖屁股鬼一边揉着肚皮一边说了吃抄手的怪事，说王抄手整人。城隍菩萨不信，说：

“昨天晚上都吃了来的。那么好吃，你还说它臭！你这二恍恍的脾气呀，看哪天才改得了！无常鬼，你说嘞？”

无常鬼说的和尖屁股鬼说的一样。城隍菩萨还是不信。这无常鬼和尖屁股鬼的话也的确难以叫他相信。王抄手的抄手那样好吃，隔了一天想起来都还叫人流清口水。这两个家伙又是扯谎大王。每回出差，哪个出的钱多，他们就说哪个的好话。城隍菩萨摸得清他们的根根底底。不光是不信，他倒想吃抄手了。他说：

“我看是王抄手没有买你们的帐，你们才来坏人家。——去，给我端一碗来，我亲自尝一尝。”

没有办法，尖屁股鬼只得答应一声“是”，摸着墙站起来，一只手按着肚皮，一拐一拐地去端抄手。城隍菩萨又补

说几句：

“看有人在吃抄手没有。都给我叫回来。吃一碗就够了嘛。”

走到庙门口，看见胖官和眼睛菩萨正在那里吐嘞！胖官愁眉苦脸地看着他说：

“尖老幺，你还要吃啊？”

“我倒想吃嘞，”尖屁股鬼也是愁眉苦脸的，“快些回去吧，”他回头招呼了王抄手：“再煮一碗，免红。”又对胖官说：“快回去吧，里头在喊嘞！”

胖官和眼睛菩萨也互相搀扶着，一路呻唤着走了。尖屁股鬼等王抄手煮好了抄手，一隻手端着碗，一隻手捏着筷子按着肚皮，一拐一拐地拐进庙去。

大殿上更臭了，胖官和眼睛菩萨，还有那个无常鬼，都还在吐，城隍菩萨正在骂人：

“明天叫厕所都给我搬出五里以外去！”

尖屁股鬼不声不响地把抄手端上去，城隍菩萨伸手接了，还说：

“我看城隍庙今天遭瘟了！东倒一个，西倒一个，象什么样子！”

说着，他就吃。他也觉着不怎么对劲儿。他想，自己刚才还训了人家一顿，说人家恍些忽些，现在怎么好改口跟着人家说呢？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但是，越吃越吃不下去。边硬吃边想：该怎么下台呢？突然，忍不住，他也翻肠倒肚

地吐起来。这是不好受的：肚子里头又难过，脸面上又过不去。这个该死的王抄手！吐了一阵，他大喊大叫：

"快给我抓王抄手来！"

一个一个挣扎起来，挨到门外，哪里还有王抄手？王抄手早回家去了。一个一个也无精神去赶，城隍菩萨又"草包""草包"地骂了他们一阵，最后，他命令胖官负责，明天晚上一定要把王抄手抓来。

墙有缝，壁有耳。城隍菩萨的命令，叫那十处打锣九处在的土地老汉知道了。这个土地老汉本来是城隍菩萨那一党子的，不过，他是爱吃王抄手的抄手的，想趁此敲一敲王抄手的竹杠。连夜，他找王抄手去了。找着王抄手，他说：

"王抄手啊，你的祸事到了！"

"什么祸事？"

"这场祸事，只有我晓得。"他不肯就这样说出来。

"究竟什么祸事呀？"

"先煮碗抄手来吧！"他只得直接提出他的条件来了。

王抄手煮碗抄手给他吃了，他说：

"城隍菩萨下了命令了，明天晚上，胖官来抓你。"

送走土地老汉，王抄手放倒头睡了。

他照常卖抄手。

到了下午，他取下一扇门板来，拿出几十颗三寸长的门斗钉，往门板上钉。钉子长，门板薄，钉子尖尖露出去两寸

长。他把门板翻转来，放在两根板凳上，又拿纸来把钉子尖尖盖着。在门板侧边，他摆了一把小椅子。

什么都收拾好了，他关起门来等胖官。

天黑不久，胖官来了。他在门外喊：

“王抄手！王抄手！”

王抄手不开门，问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是我——胖官。”

王抄手装做不晓得，又问：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开门来吧！”

王抄手把门打开了。

“是不是要吃抄手？——请椅子上坐吧！”

胖官太胖了，小椅子太小了。胖官坐不下去，看见侧边搭在两根板凳上的门板，就指着门板说。

“那里宽生些，我坐那里算了。”

“你看哪里方便，就坐哪里吧。”

胖官往门板上坐。王抄手顺着他那股劲就给他一推，胖官睡在门板上了，钉子钉在他背上了。胖官喊了一声。

“唉哟！”

王抄手还怕钉得不深，把他按住。看到钉子都钉进去了，他才放手。胖官“呵嗬”连天地站起来，门板就揹在他背上。王抄手从门背后拿出棒棒来，打他的脑壳，打一棒，说一句：

“你以为我不晓得！”

胖官边跑边呻唤，揹着门板回城隍庙去了。

城隍菩萨问他抓来的王抄手在哪里，他说：

“还说抓他！他厉害呵，不是跑得快，我都叫他打死了！哎哟，哪个帮忙，给我把门板取下来！”

城隍菩萨说他笨，不准给他取下来，又叫人把他按倒，打了一顿板子，把他丢进监狱里去了。

城隍菩萨命令眼睛菩萨明天晚上去抓王抄手。

土地老汉又找王抄手去了。

“王抄手啊，你的祸事又到了。”

“什么祸事？”

“这场祸事，只有我晓得。”

“究竟什么祸事呀？”

“你先给我煮碗抄手来吧！”

王抄手煮碗抄手给他吃了，他摸了摸白胡子，说：

“城隍菩萨下命令了，明天晚上，眼睛菩萨要来抓你。”

送走土地老汉，王抄手放倒头睡了。

天亮，他照常卖他的抄手。

天黑，他把一碗辣椒面放在柜子里，把灯点得亮亮的，关起门等眼睛菩萨。

一会儿，眼睛菩萨来了，站在门外喊：

“王抄手！王抄手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是我——眼睛菩萨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开门来呀！”

眼睛菩萨，就是因为一年到头害眼才叫眼睛菩萨。凡是厉害的眼病都找上了他，这种病好了，又害了那种病。害眼病的人最怕见灯光。王抄手把门一开，他就喊：

“快把灯背住！快把灯背住！”

王抄手说：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我见不得亮。”

“没有亮，打黑摸么？”

“我就是喜欢打黑摸。”

“那才受罪嘞！”

“你不晓得害眼的人的痛苦。”

“你不是眼睛菩萨吗？人家还求你保佑眼睛好嘞！”

“快不要说起，说得脱的话，哪个舅子才当眼睛菩萨！尽说，快把灯背住！”

“你也不找个眼科医生看看。”

“找过，就是医不好。”

“那你没有找到好医生。”

“我看也没有好医生了。西医、中医、内科、外科、五官科、小儿科、骨科、妇科，我都找过，就连草药医生，我

也没有遗漏一个，就是没有一个好医生。”

“我看你是乱跳坛。乱找，那还医得好！”

“那你给我举荐一个好医生看。”

“我也不能举荐哪个。我倒有一个药方，——是祖传的。”

“灵不灵验？”

“那还消说。”

“是些什么药？你给我说说看。”

王抄手故意把身子一闪，灯光又照着眼睛菩萨了。

“请你背住点——”他又问药方。

王抄手不理他，却说：

“我倒配得有一付现成的。”

“给我试试看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我给你药钱嘛！”

“我这个药一点上去就好，——给你医好了，你好抓我啊！”

眼睛菩萨心想，这家伙厉害嘞，他怎么晓得我要抓他。好吧，不晓得都晓得了，就给他来个打开窗子说亮话，看他怎么办？也许他要拿药出来求人情嘞！他就这么说：

“是啊，我是来抓你的，你就跟我走！”

王抄手也懂得了他的心思，就顺口答应他：

“走就走吧！”

他就做出要走的样子。眼睛菩萨倒显出不忙走的样子来了，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把眼药带起走。”

“带眼药做什么？我又不害眼。”

“咦，把我医好了，我还可以给你讲情嘞！这点你都不明白？”

“讲什么情？到了城隍庙，还有我活的么？你们都讲人情了，那我又不撞着鬼啰！”

眼睛菩萨心想，这个人倒是不好哄的，不做得象一点不行，就说：

“我可以赌咒！”

王抄手也想了一想，就说：

“好吧，你就赌咒吧！”

“我哄了你，我的眼睛瞎。要不要得？”

“要跟我讲人情啊！”

“咒都赌了嘛！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。你等着，我拿药去。”

打开柜子，顺便摸了一摸，一只手抓了一把辣椒面，说：

“先点一点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那你把眼睛睁大点！”

“好！”眼睛菩萨心想，怕你歪，我还是把你哄着了。

他果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王抄手一只手一把辣椒面，两手就对准他两只眼睛一按，全给灌上辣椒面。痛得眼睛菩萨喊了一声“妈呀”，王抄手就趁势一掌，把他打倒在地下。他还没有爬起来，王抄手拿起棒棒就打，打一下，说一声：

“看你眼睛瞎不瞎？你还哄人！”

眼睛菩萨赶紧往门外爬。

爬回城隍庙了，城隍菩萨看他不光是没有抓着王抄手，眼睛都整瞎了，又挨得这样惨，于是又打了他一顿板子，丢到监狱里去关起。

城隍菩萨命令尖屁股鬼明天晚上去抓王抄手。

土地老汉又找王抄手去了。

“王抄手啊，你的祸事到了。”

“又是什么祸事？”

“这场祸事，只有我晓得。”

“究竟什么祸事？”

“先煮碗抄手来。”

王抄手煮碗抄手给他吃了，他摸着白胡子说：

“城隍菩萨下了命令，明天晚上，尖屁股鬼要来抓你。”

送走土地老汉，王抄手放倒头睡了。

天亮，他照常卖他的抄手。

下午，他舂了一碓窝倒干不干的糍粑，让它在碓窝里

头，又插了几十颗鞋底针进去，然后再在上面贴了一层纸。碓窝旁边摆了一根板凳。天黑，他关起门，等尖屁股鬼。

等了一会，尖屁股鬼来了，在门外喊：

“王抄手，王抄手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是我呀！”

“你是哪一个嘛？你应该有一个名字。”

“尖幺哥。”

他把门打开一看，说：

“尖屁股鬼就尖屁股鬼，跑出尖幺哥来了！请板凳上坐吧！”

尖屁股鬼，因为心奸，奸得太厉害了，于是就成了一个尖（奸与尖同音）屁股。这样，他不能坐。要坐，也只有坐碓窝。看见板凳旁边有个碓窝，还铺了纸的，干干净净，他就说：

“我不喜欢坐板凳。”

他去坐碓窝。刚一坐下去，他就“呵嗬”连天地喊叫起来了。鞋底针锥着他了。他往起立，又立不起来。倒乾不稀的糍粑粘住他了。王抄手拿起棒棒就打，打一下，骂一声：

“看你再耍奸！”

他挨够了，拚死拚命地往起站。后来，他站是站起来了，只是碓窝还套在他屁股上，不要说走动，就转身都不方便。王抄手打他，他不能还手。他只有“呵嗬”连天地喊

叫着往门外走。

回到城隍庙，已经半夜了，碓窝还套在他屁股上。城隍菩萨一见，懂得尖屁股鬼又吃亏了。但他并不可怜尖屁股鬼，反转打了他一顿，把他丢了监。

城隍菩萨心想，这个王抄手倒着实厉害，看来只有派无常鬼去了。一般人都以为鸦片烟灯侧边的人都是一些烂肚皮，鬼主意多专会整人害人。城隍菩萨看重无常鬼的也就是这一点。他于是命令无常鬼明天晚上去抓王抄手。

土地老汉找王抄手去了。

“王抄手啊，你的祸事又到了。”

“又是什么祸事？”

“这场锅事，只有我一个人晓得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祸事？”

“先煮碗抄手来！”

王抄手煮碗抄手给他吃了。他摸着白胡子说：

“城隍菩萨下了命令，明天晚上，无常鬼要来抓你。”

送走土地老汉，王抄手放倒头睡了。

天亮，他照常卖他的抄手。

下午，他找了一个纸扎匠，给他扎了一架纸床，和真床一般大小，有帐子，有被盖，有卧单，还有鸦片烟灯，鸦片烟枪。纸床安在厕所上。

天黑，他关起门等无常鬼。

等了一会，无常鬼来了，在门外叫：

“王抄手！王抄手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是我——无二爷。”

“哪个无二爷？”开开门来，“原来是你，请坐。”

无常鬼张开口就打了个哈欠，象烟瘾没有过足的样子。他脸上的席子印儿都还在，好象才睡了起来。

“唉呀，你来得这么早，瘾都还没有过。我给你煮碗抄手来吧。”

“不吃抄手。我晓得你的鬼名堂多。人家会上你的当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你马上就跟我走。”

“是你来嘞，我又没有话讲嘞。那个不晓得：‘有朝一日无常到，万贯家财皆成空。’我马上就跟你走。不过，我看你的瘾还没有过够，我也想抽一口提提精神，横顺我这么一走，这二两南土也不算我的了。”

“现成不现成？”

“现成。”

“我晓得你的，你莫要鬼呵！”

“那个说的，死都死到眉毛尖尖上了，还要耍鬼。”

说着，他打开后门，露出那架纸床来。无常鬼笑了，说：

“你这个人真有名堂，睡觉的床还没有过瘾的床好。”

“吃烟的人嘛，只图过得了瘾，哪里不好睡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有趣，跟我想法一样。”

说着，无常鬼就往纸床上躺。纸床哪里乘得起他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他落到厕所里去了。厕所很深，他又是倒栽葱落下去的，等他站起来，王抄手已经搬开纸床，拿着棒棒在手里了。他打无常鬼，打一下，说一声：

“你该过瘾了吧！”

无常鬼只得硬着头皮挨，连呻唤都不敢呻唤，——一呻唤，脏东西就要流进嘴里。等他爬上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挨了个够，半死不活的了。

他爬回城隍庙，城隍菩萨又打了他一顿板子。他就拖着一身肮脏，给城隍菩萨丢进监狱里。

城隍菩萨觉得王抄手实在厉害得很，再派谁去也是不中用的了，就说：

“明天晚上，我亲自去抓他。”

侧边有人说：

“你去，他当然搞不赢你。就是怕他跑了。”

他说：

“跑，我有千里马，怕他跑到天涯海角！”

土地老汉又找王抄手去了。

“王抄手啊，这场祸事才比哪场祸事都大得多嘞！”

“什么祸事？”

“这场祸事，只有我一个人晓得。”

“究竟什么祸事？”

"这场祸事大，要煮三碗抄手给我吃了，我才给你说。"

王抄手煮三碗抄手给他吃了。他摸着白胡子说：

"明天晚上，城隍菩萨骑着他的千里马亲自来抓你。"

送走土地老汉，王抄手放倒头睡了。

天亮，他照常卖他的抄手。

天黑，他把他圈里头的老母猪赶出来，拴在门口树上，手里拿一根黄荆条子，坐在门口，等城隍菩萨。

一会儿，看见城隍菩萨骑着马来了，他就摸着猪背说：

"万里马呀万里马——"

城隍菩萨一听他说万里马，就是一惊，"咦，他的是万里马，我的是千里马，我怎么追得上他！"又听见他说：

"今天一天，我骑起你跑了一万里，你连气都不出，和没有走路一样。今天晚上，我还要骑起你走一万里，看你累不累嘛？"

城隍菩萨就想给他换马了。城隍菩萨也是他那妈个又蠢又爱占便宜的家伙。他想，把马换到了手，再抓他也不迟。就说：

"王抄手，拿我的马换你的马行不行？"

"不行，换了马，你好抓我啊！"

城隍菩萨心想，王抄手这么厉害，简直看得透人家的肠肠肚肚嘛，难怪那几个笨贼要吃亏。他认为他是比那几个笨贼要高明些，就说：

"只要你肯换，我不抓你。"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给你赌咒。”

“那个给你赌咒呵，我晓得你就爱赌冤枉咒。”

“城隍菩萨觉得这王抄手确实厉害，就拿出他最后的一套手艺来，说：

“我哄了你，你明天喊人下我的招牌，掀我的摊子好了。”

王抄手答应他换马了。他心想，我怕你王抄手不上当，我抓都抓了你，你还能喊人下我的招牌，掀我的摊子。他跳下马来，把缰绳交给王抄手，就从树上解下老母猪，骑到它的背上去。老母猪不走，他打，老母猪还是不走，只是“喷”“喷”地叫。

“王抄手，它为什么不走？”

“它是我喂家了的。它看见你穿的衣服和我穿的不一样——它认生嘞。”

他要王抄手和他换衣服穿，王抄手开初还不答应，说穿起城隍菩萨的衣服不好卖抄手，后来城隍菩萨说只换一会儿，王抄手才答应了。

他们把衣服换了。王抄手骑起城隍菩萨的千里马往城隍庙跑。到了庙门口，他喊：

“都出来，都出来！”

庙里头的鬼都出来了。这是一些有眼无珠只凭衣服认人的家伙，都把他当成了城隍菩萨。王抄手说：

“都跟我去打王抄手！”



大家一窝蜂跟着他走。等他们走拢，城隍菩萨还骑在老母猪背上。他打一下，猪“喷”一声，根本不走。城隍庙的鬼也认不得城隍菩萨了，以为他就是王抄手，一拥上前，不容分说，动手就打。

趁他们不注意，王抄手溜了，把城隍菩萨的衣服脱下来丢了。这些鬼以为把王抄手打死了，回头不见城隍菩萨，再一看，这些鬼才知道他们打死的就是城隍菩萨，一个个哭哭啼啼地号着丧，把城隍菩萨的尸首拖起回城隍庙。

王抄手还在卖他的抄手。城隍庙的菩萨和小鬼从此倒了台。

后　　记

包括在这本册子里的，一共六个民间故事。

“葫芦滩”和“赵巧儿送灯台”是在重庆听见的。“头一个说书人”是陕北韩起祥告诉我的。另外的，是小时候听人家给我说的。

民间故事本身就是集体创作，因此，一个故事常常有几个说法，随说书人的兴趣加强某些情节，忽略某些情节，甚至名字都可以不同——如“王抄手打鬼”又有人说成是“王汤圆打鬼”。一般地说，我是凭我的记忆办事，但我也加入了我自己的修改。“葫芦滩”的长篇对话，是我个人的发挥。“臭牡丹”的头尾都经过了我个人的修改。“赵巧儿送灯台”的若干枝节被我摔了。我想尽量保存这些故事的基本色彩，只得把一些明显的糟粕加以舍弃。但是不是还有糟粕呢？这只能在听取读者广泛意见后再进行修改了，如果还值得修改的话。

这几个故事都是古老的，是我们若干年前的老祖宗的创作，所以在这些故事里，都免不了带上神话色彩。尤其是“王抄手打鬼”，除了王抄手，尽是一些鬼。但是这些鬼，并不是迷信的产物，不是拿来宣传迷信的。相反，它是在和迷信

开玩笑——如象：眼睛菩萨是一个经常害眼的，无常鬼是一个鸦片烟的瘾客，判官成了胖官，有的笨如牛，有的奸猾，每一个都爱占小便宜，好吃，还爱横行霸道。王抄手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收拾了。这些鬼，从城隍到尖屁股鬼，到土地老汉，其实又是人，讲故事的在指鬼骂人，骂那些在旧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人，看城隍多么象旧社会的官僚，尖屁股鬼这些又多么象狗腿子，土地老汉简直是一个保甲长。我记得我十来岁在成都的时候，听见过多少人给我讲过多少遍“王抄手打鬼”，我也给人家讲过多少遍，莫说讲的时候，听的时候，都不怕鬼，还加油加醋，越讲越热闹，各有各的讲法。从哪里取得材料加进去的呢？完全是凭各人在生活里所看见的，所感触到的。

民间故事本身是艺术品。这六个故事，有些还显得不很令人满意——还不象艺术品。希望在听到读者意见后再进行修改，重说一句，如果值得修改的话。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张文忠

赵巧儿送灯台（民间故事集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　　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　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·5 字数 43 千
1979年6月第一版　　1979年6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5,000册

书号：R10118·162　　定价：0.17 元

书号：R10118·162
定价： 0.17 元